

法轮功儿童受迫害情况在联合国引起关注

【明慧网】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在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两天，对中国履行《世界儿童权利公约》的情况进行了审议，联合国专员向参加审议的中共代表团提出了广泛并具体的问题，全面揭露了中国儿童在中共统治下悲惨的处境，也将中共代表团狡辩抵赖的行径暴露无遗。

中国于一九九七年签署了《世界儿童公约》，因此应该遵照公约的内容保护儿童权益，然而审查中发现条约中很多都未遵守。如童工问题，六千万农民工留守儿童的权利、中小学的孩子受到当权者性虐待问题，被老师、校长、官员们强奸，以及最近曝光的儿童被拐卖问题。

针对此次会议，总部位于美国的法轮功人权组织向儿童权利委员会递交了一份长达四十二页的报告，详细描述了法轮功学员的孩子受中共系统性迫害的情况，包括法轮功修炼者的孩子被迫害失学、被绑架失踪，受到监禁被迫害致疯、受到毒打、以及被迫害致死的实例，还有很多法轮功修炼者父母双方被迫害致死，他们的孩子成为孤儿的境



图：法轮功小弟子牛清清
况。

报告中揭露，自二零零零年起，中共教育部在每年的高考条例中公然地写入歧视法轮功学员孩子的条例，即法轮功学员的孩子将不予录取。这份报告递交上后受到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高度关注。

法轮功小弟子牛清清这次也随法轮功人权代表来到了联合国，她的父母从她不到两岁就多次被中共迫害、非法抓捕。她从出生到现在，和妈妈在一起的日子，还不到两年。父母被殴打、迫害以及警察的恐吓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她的出现让很多善良的人黯然落泪，她代表着中国千千万万那些

不能够为自己申述的孩子们。

会上，儿童权利委员会主席桑德伯格（Kirsten SANDBERG）和克特拉内（Hatem KOTRANE）还质问中共代表团西藏儿童、维吾尔族儿童，以及法轮功学员的孩子遭受歧视的问题。委员们指出，不得对任何人的孩子歧视是《世界儿童公约》中规定的最关键的款项，以国家教育部文件的形式进行传达，公然歧视，你们良心何在？

中共代表团丝毫不敢承认这些现象的存在，他们想抵赖。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在结论发言中要求中国履行《世界儿童公约》中规定的义务，中共代表团却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表示“我们会努力”。

会后法轮功人权组织代表表示：“在中共政权下，中国儿童得不到很好的教育，得不到正常的保护。而很多残害儿童的事件，表明中共当局是明显地践踏国际公约的行为。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制止这些行为。”

“天安门自焚”拍戏与灭口

2001 年 1 月 23 日，中共央视“天安门自焚”惨案震惊中外，但“自焚”伪案的多处造假之处被曝光。

同年 2 月 4 日，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亲自到自焚死亡者之一的刘春玲的家乡河南开封实地调查，发现刘春玲靠在酒吧三陪为生，不是法轮功学员。中共媒体称：刘春玲是被烧死的。但慢放的央视录像表明：下图 1：刘是被一个身着草绿军大衣的彪形军警特务抡起条状物猛击后脑；下图 2：这名男子仍保持一秒钟前用力姿势，导致刘春玲倒地死亡、被灭口。显然，这

场“自焚”是中共导演和拍摄的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的假戏。

2001 年 8 月 14 日，自焚骗局在联合国会议上被曝光，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其声明中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陈雪英，女，今年七十岁。二零一三年下旬被仁和镇派出所绑架，回家后，广州市白云区、仁和镇、仁和乡政府三个部门一直派人到陈雪英家骚扰，有时要她本人去镇里谈话，有时要她儿子去。严重扰乱陈雪英和儿子的正常生活。信仰真善忍没有错。正告现在还在迫害、骚扰法轮功学员的人，不要为共产党背黑锅，给自己留条后路。

忆 广 州 大 法 弟 子 郝 润 娟

【明慧网】我大概在二零零二年的三月底就已经得知郝润娟同修被迫害死的消息，因为迫于压力，一直都没敢曝光此事。现在我鼓起勇气将它曝光出来，目的是为了在这片土地上制止迫害，制止虐杀，不能让罪恶再延续下去。

郝润娟同修是河北省张家口人，家住广州市白云区。我一直认为我与她初次相识是因为在她家开交流会，在交流会差不多结束时她先生回来了，刚进门我和她先生就彼此认出了对方，因为我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认识她先生了，只是已经很久不见了。

当娟得知我与她先生认识的渊源时，她很高兴，她希望我能够与她先生好好沟通下，让她先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她为何坚持修炼，为何在压力面前不妥协。那次的久别重逢大家交谈甚欢。

那时因为邪恶的迫害骚扰，我没法在家里住，在外面流离失所，娟很同情我的遭遇，就叫我有空就到他们家去。娟跟我说大法给了她全新的一切。

因为修炼，她以往的疾病全部没有了，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她跟我谈起她的宝宝的来历，她跟她先生结婚很久都没有孩子的，后来当娟决定要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不久的一天早晨，她正在打坐，入定之后，天目中就看到有个类似月亮一般泛着淡淡光晕透明的圆球从远到近飘过来，一位模样俊秀可爱，把头歪向一边，合拢的双掌支着侧向一边的脸庞，仿佛正在熟睡的娃娃坐在这个圆球里面，飘到她眼前并靠近她，之后就消失了，后来她很快就怀上了宝宝。

因为我与她在得法以前的经历与受迫害的经历很相似，所以每当她先生因为太太修炼的事不太理解而向我抱怨时，我就尽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己的理解向她先生解释一下，尽量让她先生能够理解她。那时在她们家刚进门口处挂着很大的一幅他们刚结婚时拍的艺术照，

照片中的娟很美丽。

我拿了一袋子的真相资料放在我的出租屋内，后来当时同修接连出事，我有点害怕，在娟出事前，我跟娟商量能不能先放在她们家里，娟答应了。娟就是这样一位很无私的人，对同修家人都很好，总是先考虑家人和同修，做证实法的事一马当先，从不犹豫，把方便留给别人，将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

在二零零二年的过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到娟。那次我见到娟还是白白胖胖、很健康的。

后来大约在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有同修告诉我娟被绑架的消息在广州的当时的《信息时报》上登出了，后来又听说娟被绑架到广州市白云区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我就致电她先生，打听娟的消息。

我在明慧网上看到娟在 3 月 18 日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后，很担心她先生和她的家人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于是致电他先生，并约了他出来聊聊，我们在我公司附近的一个茶餐厅见了面。

他告诉我：“他们（估计是中共广州白云区的警察）致电我说她太太已故，让我去认尸，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惨烈的）场面：尸体被它们切成一块一块的，都是血。当我看到这个场面时，（极度的痛苦让）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我问那个警察：为什么要切成一块一块的？它们解释：解剖啊，看下她的死因是什么！”

他继续说：“你知道她挺壮的，在我这次出差前还是很壮的，140 斤的人，在我出差回来之后就变得面目全非，我根本都认不出是她，我没法接受这个事实！我说：这不是我太太！那些（中共）警察说：这就是你太太来的！”

后来争执不下，只好找了我的儿子来验了 DNA，确定了这面目全非的尸体就是娟的遗体。那些（中共）警察还恐吓我：“你不准将此事讲出去！你知啦，你和你的家人都是打国家工的，要是将此事讲出去的话，你们的工作都不用继续干了！”因此，娟的先生和家人都因恐惧恶党再害他们一家，搞不好连生存的口粮都成了问题，所以一直都没敢向外界详细透露此事。

我跟她先生说：出事以前我还寄存了真相资料在她家，她先生说以她的性格，她会扛下来，不会说你的。是的，娟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出卖同修，但是我却感到自责，如果我不寄存真相资料在她家的话，可能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可能娟不会……可能……，这么健康的一个，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广州白云区景泰街派出所非法拘捕后，在广州白云看守所被反复折磨和酷刑折磨，仅短短的二十二天里，就被中共邪党夺去了年轻的宝贵的生命。

一个好端端的幸福的家瞬间家破人亡，两岁的孩子没有了妈妈，年迈的父母再也见不到心爱的女儿。最难过的还是娟的先生，他告诉我，小孩子没人照顾，生病了，他又要上班，又要当爹又要当妈的，很辛苦。是的，在忍受这些的同时，还得强忍着丧妻之痛。

直到二零零六年网络曝光了中共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我一下想起了娟被迫害死的那恐怖的一幕，法律上解剖尸体要经家属签字同意，尸检必须有家属在场监督。娟死后邪党对其遗体在未知会家人，未经家人同意之下的擅自解剖处理。

到底娟的死与活摘器官之间有没有关联呢？为什么不许家人对外说。换句话说，如果中共没有对娟做什么活摘器官那么伤天害理的事的话，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先知会家属在有家属在场的情况下一一起做尸体解剖，让家属监督这个全过程？否则按中共的邪恶本性，对娟生前及她死后对娟遗体的处理和对其家人的所作所为，很难不让人猜想中共是否对娟的遗体做过什么不可告人的事，例如活摘器官等等，中共拿什么来证明自己在娟的死与活摘器官之间与它没有任何关系？在广州是否也曾经存在过或者说现在还存在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呢？

我们坚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善恶到头终有报。终有一天，娟的死会真相大白，沉冤会得到昭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